



莊子序

莊子者蒙人也名周周嘗爲蒙漆園吏與梁惠王齊宣王同時其學無所不闢然其要本歸於老子之言故其著書十餘萬言大抵率寓言也作漁父盜跖胠篋以詆訛孔子之徒以明老子之術畏累虛亢桑子之屬皆空語無事實然善屬書離辭指事類情用剝剝儒墨雖當世宿學不能自解免也其言沈洋自恣以適已故自王公大人不能器之楚威王聞莊周賢使使厚幣迎之許以爲相莊周笑謂楚使者曰千金重利卿相尊位也子獨不見郊祭之犧牛乎養食之數歲衣以文繡以入太廟當是之時雖欲爲狐豚豈可得乎子亟去無污我我寧游戲污漬之中自快無

為有國者所羈終身不仕以快吾志焉唐封南華真人書
為南華真經

其動而不自知其動也

之動也

目視也

然善也

之動也

十

也

也

也

莊子南華真經內篇

逍遙遊第一

逍遙遊者取其閒放自得之義

北冥有魚其名為鯤鯨之大不知其幾千里也化而為鳥

其名為鵬鵬之背不知其幾千里也怒而飛其翼若垂天

之雲是鳥也海運則將徙於南冥南冥者天池也齊諧者

志怪者也諧之言曰鵬之徙於南冥也水擊三千里搏扶

搖而上者九萬里去以六月息者也野馬也塵埃也生物

之以息相吹也天之蒼蒼其正色邪其遠而無所至極邪

其視下也亦若是則已矣且夫水之積也不厚則負大舟

也無力覆杯水於坳堂之上則芥為之舟置杯焉則膠水

淺而舟大也風之積也不厚則其負大翼也無力故九萬

北冥 北海 齊諧 志怪 扶搖 風也 以息 相吹 言也 馬塵 埃也 生物 以氣 相吹 而成

莊子南華真經

內篇

卷一

培厚也 國音 音學 音學 也 培厚也

聖則風斯在下矣而後乃今培風背負青天而莫之天閤者而後乃今將圖南螭與鸞鳩笑之曰我決起而飛捨榆枋時則不至而控於地而已矣奚以之九萬里而南為適莽蒼者三殮而反腹猶果然適百里者宿春糧適千里者三月之糧之二蟲又何知小知不及大知小年不及大年奚以知其然也朝菌不知晦朔蟪蛄不知春秋此小年也楚之南有冥靈者以五百歲為春五百歲為秋上古有大椿者以八千歲為春八千歲為秋而彭祖乃今以久特聞眾人匹之不亦悲乎湯之問棘也是已窮髮之北有冥海者天池也有魚焉其廣數千里未有知其脩者其名為鯤右鳥焉其名為鵬背若泰山翼若垂天之雲搏扶搖羊角

道然 笑貌 亦風

而上者九萬里絕雲氣負青天然後圖南且適南冥也斥鴳笑之曰彼且奚適也我騰躍而上不過數仞而下翱翔蓬蒿之間此亦飛之至也而彼且奚適也此小大之辯也故夫知效一官行比一鄉德合一君而徵一國者其自視也亦若此矣而宋榮子猶然笑之且舉世而譽之而不加勸舉世而非之而不加沮定乎內外之分辯乎榮辱之境斯已矣彼其於世未數數然也雖然猶有未樹也夫列子御風而行泠然善也旬有五日而後反彼於致福者未數數然也此雖免乎行猶有所待者也若夫乘天地之正而御六氣之辯以遊無窮者彼且惡乎待哉故曰至人無己神人無功聖人無名堯讓天下於許由曰日日出矣而燭

宗德書院

堯列

也

吾將為名乎

名者實之賓也

吾將為實乎

吾將為實乎

火不息其於光也不亦難乎時雨降矣而猶浸灌其於澤也不亦勞乎夫子立而天下治而我猶尸之吾自視缺然請致天下許由曰子治天下天下既已治也而我猶代子吾將為名乎名者實之賓也吾將為實乎鷦鷯於深林不過一枝涸鼠飲河不過滿腹歸休乎君予無所用天下為庖人雖不治庖尸祝不越樽俎而代之矣肩吾問於連叔曰吾聞言於接輿大而無當往而不反吾驚怖其言猶河漢而無極也大有逕庭不近人情焉連叔曰其言謂何哉曰藐姑射之山有神人居焉肌膚若冰雪淖約若處子不食五穀吸風飲露乘雲氣御飛龍而遊乎四海之外其神凝使物不疵癘而年穀孰吾以是往而不信也連叔曰

然瞽者無以與乎文章之觀

唯形骸有龍首哉夫知亦有之是其言也猶時女也之人也之德也將旁礴萬物以為一世斬乎亂孰弊弊焉以天下為事之人也物莫之傷大浸稽天而不溺大旱金石流土山焦而不熱是其塵垢粃糠將猶陶壽堯舜者也孰肯以物為事宋人資章甫而適諸越越人斷髮文身無所用之堯治天下之民平海內之政往見四子藐姑射之山汾水之陽窅然喪其天下焉惠子謂莊子曰魏王貽我大瓠之種我樹之成而實五石以盛水將其堅不能自舉也剖之以為瓢則瓠落無所容非不呶呶然大也吾為其無用而培之莊子曰夫子固拙於用大矣宋人有善為不龜手

然瞽者無以與乎文章之觀龍首者無以與乎鍾鼓之聲唯形骸有龍首哉夫知亦有之是其言也猶時女也之人也之德也將旁礴萬物以為一世斬乎亂孰弊弊焉以天下為事之人也物莫之傷大浸稽天而不溺大旱金石流土山焦而不熱是其塵垢粃糠將猶陶壽堯舜者也孰肯以物為事宋人資章甫而適諸越越人斷髮文身無所用之堯治天下之民平海內之政往見四子藐姑射之山汾水之陽窅然喪其天下焉惠子謂莊子曰魏王貽我大瓠之種我樹之成而實五石以盛水將其堅不能自舉也剖之以為瓢則瓠落無所容非不呶呶然大也吾為其無用而培之莊子曰夫子固拙於用大矣宋人有善為不龜手

所游
之樂

應忘
出樽
浮水
處也

教若
物之
若

也

我
無我
之謂

我
無我
之謂
也
大
地
也
天
也
風
也
佳
也

之藥者、世世以泝泝統為事、客聞之、請買其方、百金、聚族而謀曰、我世世為泝泝統、不過數金、今一朝而鬻技百金、請與之、客得之以說吳王、越有難、吳王使之將、冬與越人水戰、大敗、越人裂地而封之、能不龜手一也、或以封、或不免於泝泝統、則所用之異也、今子有五石之瓠、何不慮以為大樽、而浮乎江湖、而憂其瓠落無所容、則夫子猶有蓬之心也、夫惠子謂莊子曰、吾有大樹、人謂之樗、其大本擁腫而不中繩墨、其小枝卷曲而不中規矩、立之塗、匠者不顧、今子之言、大而無用、眾所同去也、莊子曰、子獨不見狸狌乎、卑身而伏、以候敖者、東西跳梁、不避高下、中於機辟、死於罔罟、今夫斄牛、其大若垂天之雲、此能為大矣、而不

能執鼠、今子有大樹、患其無用、何不樹之於無何有之鄉、廣莫之野、彷徨乎無為其側、逍遙乎寢卧其下、不夭斤斧、物無害者、無所可用、安所困苦哉、

齊物論第二

齊物論者、取其
彼我兩忘之義

南郭子綦、憇几而坐、仰天而噓、嗒焉似喪其耦、顏成子游立侍乎前、曰、何居乎、形固可使如槁木、而心固可使如死灰乎、今之隱几者、非昔之隱几者也、子綦曰、偃不亦善乎、而問之也、今者吾喪我、汝知之乎、女聞人籟而未聞地籟、女聞地籟而未聞天籟、夫子游曰、敢問其方、子綦曰、夫大塊噫氣、其名為風、是唯无作、作則萬竅怒呿、而獨不聞之、參寥乎、山林之畏佳、大木百圍之竅穴、似鼻似口似耳似

吹酒

教善
教文
教子
教去

獨且無師乎奚必知代而心自以者有之愚者與有焉未
 成乎心而有是非是今日適越而昔至也是以無有為有
 無有為有雖有神禹日不能知吾獨且奈何哉夫言非吹
 也言者有言其所言者特未定也果有言邪其未嘗有言
 邪其以為異於鼓音亦有辯乎其無辯乎道惡乎隱而有
 真偽言惡乎隱而有是非道惡乎往而不存言惡乎存而
 不可道隱於小成言隱於榮華故有儒墨之是非以是其
 所非而非其所是欲是其所非而非其所是則莫若以明
 物無非彼物無非是目彼則不見自知則知之故曰彼出
 於是是亦因彼彼是方生之說也雖然方生方死方死方
 生方可方不可方不可方可因是因非因非因是是以聖

其人曰
兩忘
也環
也無
也無
非是也
指也
指也
馬也
作也
塞也
馬也

蓬屋
梁柱
櫺直
廣美
張美

人不由而照之于天亦因是也是亦彼也彼亦是也彼亦
 一是非此亦一是非果且有彼是乎哉果且無彼是乎哉
 彼是莫得其偶謂之道樞樞始得其環中以應無窮是亦
 一無窮非亦一無窮也故曰莫若以明以指喻指之非指
 不若以非指喻指之非指也以馬喻馬之非馬不若以非
 馬喻馬之非馬也天地一指也萬物一馬也可乎不可
 乎不可道行之而成物謂之而然惡乎然然於然惡乎不
 然不然於不然物固有所然物固有所可無物不然無物
 不可故為是舉莛與楹厲與西施恢恠慤怪道通為一其
 分也成也其成也毀也凡物無成與毀復通為一唯達者
 知通為一為是不用而寓諸庸庸也者用也用也者通也

此封也 並行非其行也 此無均作 均作平例

此也 均作平例

通也者得也。適得而幾矣。因是已已而不知其然。謂之道。勞神明為一，而不知其同也。謂之朝三。何謂朝三？曰：祖公賦茅曰朝三，而莫四。衆祖皆然。曰：然則朝四而莫三。衆祖皆悅，名實未虧，而喜怒為用，亦因是也。是以聖人和之以是非而休乎天鈞，是之謂兩行。古之人其知有所至矣。惡乎至？有以為未始有物者，至矣。盡矣。不可以加矣。其次以為有物矣，而未始有封也。其次以為有封焉，而未始有是非也。是非之彰也，道之所以虧也。道之所以虧，愛之所以成果。且有成與虧乎哉？果且無成與虧乎哉？有成與虧，故昭氏之鼓琴也。无成與虧，故昭氏之不鼓琴也。昭文之鼓琴也，師曠之枝策也。惠子之據梧也，三子之知幾乎，皆其

也 借言 分辯 之意 綸結 業也

有未始 有未始 有未始 有未始

秋毫 太山

盛者也。故載之末年，唯其好之也，以異於彼，其好之也，欲以明之，彼非所明而明之，故以堅白之昧終。而其子又以文之綸終，終身無成。若是而可謂成乎？雖我亦成也。若是而不可謂成乎？物與我無成也。是故滑疑之耀，聖人之所圖也。為是不用，而寓諸庸。此之謂以明。今且有言於此，不知其與是類乎？其與是不類乎？類與不類，相與為類，則與彼無以異矣。雖然，請嘗言之。有始也者，有未始有始也者，有未始有夫未始有始也者，有有也者，有无也者，有未始有無也者，有未始有夫未始有無也者，俄而有無矣而未始知有無之果孰有孰無也。今我則已有謂矣，而未始知吾所謂之。其果有謂乎？其果無謂乎？天下莫大於秋毫之末，而

齊大
小焉
子言
祖言
壽言

此彼
此彼
此彼
此彼

大山為小。莫壽乎殤子而彭祖為天。天地與我並生而萬物與我為一。既已為一夫且得有言乎。既已謂之一矣且得無言乎。一與言為二。二與一為三。自此以往巧歷不能得而況其凡乎。故自無適有以至於三而況自有適有乎。無適焉。因是已。夫道未始有封言未始有常為是而有畛也。請言其畛。有左有右有倫有義有分有辯有競有爭。此之謂八德。六合之外聖人存而不論。六合之內聖人論而不議。春秋經世先王之志聖人議而不辯。故分也者有不分也。辯也者有不辯也。曰何也。聖人懷之衆人辯之。以相示也。故曰辯也者有不見也。夫大道不稱太辯不言。大仁不仁。大廉不廉。大勇不怯。道昭而不道。言辯而不及仁。常

也

天府
天會
天會
天會
天會
天會
天會
天會

王倪
王倪
王倪
王倪
王倪
王倪
王倪
王倪

偏元
偏元
偏元
偏元
偏元
偏元
偏元
偏元

而不成。廉清而不信。勇怯而不成。五者因而幾向方矣。故知止其所不知。至矣。孰知不言之辯。不道之道。若有能知此之謂天。齊注焉。而不滿酌焉。而不竭。而不知其所由來。此之謂葆光。故昔者堯問於舜曰。我欲伐宗脰胥敖南面而不釋然。其故何也。舜曰。夫三子者猶存乎蓬艾之間。若者乎。齧缺問乎王倪曰。子知物之所同是乎。曰。吾惡乎知之。子知子之所不知邪。曰。吾惡乎知之。然則物無知邪。曰。吾惡乎知之。雖然。嘗試言之。庸詎知吾所謂知之非不知邪。庸詎知吾所謂不知之非知邪。且吾嘗試問乎女。民濕寢則腰疾偏死。鱗然乎哉。木處則惴慄恂懼。猿猴然乎哉。

也然非也為以祥狙

三者孰知正處民食芻豢麋鹿食薦螂蛆甘帶鴟鴞者鼠
四者孰知正味爰徧狙以為雌麋與鹿交鱗與魚游毛嫱
麗姬人之所美也魚見之深入鳥見之高飛麋鹿見之決
驟四者孰知天下之正色我自我觀之仁義之端是非之
塗樊然殽亂吾惡能知其辯齧缺曰子不知利害則至人
固不知利害乎王倪曰至人神矣大澤焚而不能熱河漢
涸而不能寒疾雷破山風振海而不能驚若然者乘雲氣
騎日月而遊乎四海之外死生无變於已而况利害之端
乎瞿鶻子問乎長梧子曰吾聞諸夫子聖人不從事於務
不就利不違害不喜求不緣道无謂有謂有謂无謂而遊
乎塵垢之外夫子以為孟浪之言而我以為妙道之行也

也然非也為以祥狙

吾子以為奚若長梧子曰是黃帝之所聽瑩也而立也何
足以知之且女亦大早計見卵而求時夜見彈而求鴉炙
予嘗為女妄言之女以妄聽之奚旁日月挾宇宙為其胸
合置其滑滑以隸相尊眾人役役聖人愚也參萬歲而一
成純萬物盡然而以是相蘊子惡乎知說生之非惑邪子
惡乎知惡死之非弱喪而不知歸者邪麗之姬艾封人之
子也晉國之始得之也涕泣沾襟及其至於王所與王同
筐牀食芻豢而後悔其泣也子惡乎知夫死者不悔其始
之蘄生乎夢飲酒者旦而哭泣夢哭泣者旦而田獵方真
夢也不知其夢也夢之中又占其夢焉覺而後知其夢也
且有大覺而後知此其大夢也而愚者自以為覺竊竊然

也然非也為以祥狙

也然非也為以祥狙

中經
常也
志善
惡而
居

毛君
俱善
如音
桑林
經首
皆樂
名

御隙
也骨
際交
際處
察言
款大
空缺
處月
然言
肉相
骨處
大軀
大骨
也族

者殆而已矣。為善無近名，為惡無近刑。緣督以為經，可以
保身，可以全生，可以養親，可以盡年。庖丁為文惠君解牛，
手之所觸，肩之所倚，足之所履，膝之所踣，砉然騞然，奏刀
騞然，莫不中音，合於桑林之舞，乃中經首之會。文惠君曰：
「善哉！技蓋至此乎？」庖丁釋刀對曰：「臣之所好者道也，進
乎技矣。始臣之解牛之時，所見無非牛者。三年之後，未嘗
見全牛也。方今之時，臣以神遇而不以目視，官知止而神
欲行，依乎天理，批大郤，導大窾，因其固然。技經肯綮之未
嘗，而況大軀乎！良庖歲更刀，割也；族庖月更刀，折也。今臣
之刀十九年矣，所解數千牛矣，而刀刃若新，發於硎，彼節
者有間，而刀刃者無厚，以無厚入有間，恢恢乎其於游刃
必有餘地矣。是以十九年而刀刃若新，發於硎。雖然，每至
於族，吾見其難為，休然為戒，視為止，行為遲，動刀甚微，謠
然已解，如土委地。提刀而立，為之四顧，為之躊躇滿志，善
刀而藏之。文惠君曰：「善哉！吾聞庖丁之言，得養生焉。」公文
軒見右師而驚曰：「是何人也？惡乎介也？天與其人與？」曰：「天
也，非人也。天之生是使獨也。人之貌也有與也，以是知其
天也，非人也。澤雉十步一啄，百步一飲，不斲畜乎樊中，神
雖王不善也。老聃死，秦失弔之，三號而出。弟子曰：「非夫子
之友邪？」曰：「然。然則弔焉？若此，可乎？」曰：「然。始也，吾以為其人
也，而今非也。向吾入而弔焉，有老者哭之，如哭其子，少者
哭之，如哭其母，彼其所以會之，必有不斲言而言，不斲天

而致
人之
也

族聚
也骨
際交
際處
察言
款大
空缺
處月
然言
肉相
骨處
大軀
大骨
也族

必有餘地矣。是以十九年而刀刃若新，發於硎。雖然，每至
於族，吾見其難為，休然為戒，視為止，行為遲，動刀甚微，謠
然已解，如土委地。提刀而立，為之四顧，為之躊躇滿志，善
刀而藏之。文惠君曰：「善哉！吾聞庖丁之言，得養生焉。」公文
軒見右師而驚曰：「是何人也？惡乎介也？天與其人與？」曰：「天
也，非人也。天之生是使獨也。人之貌也有與也，以是知其
天也，非人也。澤雉十步一啄，百步一飲，不斲畜乎樊中，神
雖王不善也。老聃死，秦失弔之，三號而出。弟子曰：「非夫子
之友邪？」曰：「然。然則弔焉？若此，可乎？」曰：「然。始也，吾以為其人
也，而今非也。向吾入而弔焉，有老者哭之，如哭其子，少者
哭之，如哭其母，彼其所以會之，必有不斲言而言，不斲天

死則生

而哭者是適天倍情忘其所受古者謂之適天之刑適來
天子時也適去夫子順也安時而處順哀樂不能入也古
者謂是帝之縣解指窮於為薪火傳也不知其盡也薪盡
而大相傳無窮
盡者養其土也

人間世第四

人間世者謂處
人間世故之道

顏回見仲尼請行曰奚之曰將之衛曰奚為焉曰回聞衛
君其年壯其行獨輕用其國而不見其過輕用民死死者
以國量乎澤若焦民其無如矣回嘗聞之夫子曰治國去
之亂國就之醫門多疾願以所聞思其則庶幾其國有瘳
乎仲尼曰善若殆往而刑耳夫道不欲雜雜則多多則擾
擾則憂憂而不救古之至人先存諸己而後存諸人所存

也

也

於已者未定何暇至於暴人之所行且若亦知夫德之所
蕩而知之所為出乎哉德蕩乎名知出乎爭名也者相軋
也知也者爭之器也二者凶器非所以盡行也且德厚信
矜未達人氣名聞不爭未達人心而彊以仁義繩墨之言
術暴人之前者是以人惡有其美也命之曰菑人菑人者
人必反菑之若殆為人菑夫且苟為愧賢而惡不肯惡用
而求有以異若唯無詔王公必將乘人而闕其捷而目將
熒之而色將平之口將營之容將形之心且成之是以火
救火以水救水名之曰益多順始無窮若殆以不信厚言
必死於暴人之前矣且昔者桀殺關龍逢紂殺王子比干
是皆脩其身以下偃拊人之民以下拂其上者也故其君

以陽
為名
君陽
氣充
已而
其德
於外
小德
曰也
尚也

因其脩以擠之是好名者也昔者堯攻叢枝胥敖禹攻有
扈國為虛厲身為刑戮其用兵不止其求實無已皆是皆求
名實者也而獨不聞之乎名實者聖人之所不能勝也而
況若乎雖然若必有以也嘗以語我來顏回曰端而虛勉
而一則可乎曰惡惡可夫以陽為充孔揚采色不定常人
之所不違因案人之所感以求容與其心名之曰日漸之
德不成而況大德乎將執而不化外合而內不訾其庸詎
可乎然則我內直而外曲成而上比內直者與天為徒與
天為徒者知天子之與已皆天之所子而獨以已言斲乎
而人善之斲乎而不善之邪若然者人謂之童子是之
謂與天為徒外曲者與人之為徒也擊跽曲拳人臣之禮

講安
也言
方去
大方
非可
不非
有也

也人皆為之吾敢不為邪為人之所為者人亦無疵焉是
之謂與人為徒成而上比者與古為徒其言雖教謫之實
也古之有也非吾有也若然者雖直不為病是之謂與古
為徒若是則可乎仲尼曰惡惡可太多政法而不謀雖固
亦無罪雖然止是耳矣夫胡可以及化猶師心者也顏回
曰吾無以進矣敢問其方仲尼曰齊吾將語若有而為之
其易邪易之者曝天不宜顏回曰回之家貧唯不飲酒不
茹葷者數月矣若此則可以為齊乎曰是祭祀之齋非心
齋也回曰敢問心齋仲尼曰若一志無聽之以耳而聽之
以心無聽之以心而聽之以氣聽止於耳心止於符氣也
者虛而待物者也唯道集虛虛者心齋也顏回曰回之未

世也
上世
無心
則無
可矣

上止
樂所
集吉
虛處
然義
言事
不三

治成
事也

兩明
陰陽
之患
之患
之患
七

始得使實自向也。得使之也。未始有回也。可謂虛乎。夫子曰。盡矣。吾語若。若能入遊其樊而無感其名。入則鳴。不入則止。無門無毒。一宅而寓於不得已。則幾矣。絕迹易。無行地難。為人使易以偽。為天使難以偽。聞以有翼飛者矣。未聞以無翼飛者也。聞以無翼飛者也。聞以有知知者矣。未聞以無知知者也。瞻彼闕者。虛室生白。吉祥止止。夫且不止。是之謂坐馳。夫徇耳目內通。而外於心知。鬼神將來舍。而况人乎。是萬物之化也。禹舜之所紐也。伏羲几蘧之所行。終而况散焉者乎。葉公子高將使於齊。問於仲尼曰。王使諸梁也。其至齊之待使者。蓋將甚敬而不急。臣夫猶未可動也。而况諸侯乎。吾甚慄之。子嘗語諸梁也。曰。凡事若小若大。寡不道以

懼成事。若不成。則必有人道之患。事若成。則必有陰陽之患。若成若不成。而後無患者。唯有德者能之。吾食也。執粗而不臧。費無欲清之人。今吾朝受命。而夕飲冰。我其內熱與。吾未至乎事之情。而既有陰陽之患矣。事若不成。必有人道之患。是兩也。為人臣者。不足以任之子。其有以語我來。仲尼曰。天下有大戒二。其一命也。其一義也。子之愛親。命也。不可解於心。臣之事君。義也。無適而非君也。無所逃於天地之間。是之謂大戒。是以夫事其親者。不擇地而安之。孝之至也。夫事其君者。不擇事而安之。忠之盛也。自事其心者。哀樂不易施乎前。知其不可奈何而安之。若命。德之至也。為人臣子者。固有所不得已。行事之情。而忘其身。

相靡也

莫改也

陽也陰也

張然也

何暇至於悅生而惡死。夫子其行可矣。丘請復以所聞。凡交近則必相靡以信。遠則必忠之以言。言必或傳之。夫傳兩喜兩怒之言。天下之難者也。夫兩喜必多溢美之言。兩怒必多溢惡之言。凡溢之類。妄妄則其信之也。莫莫則傳言者殃。故法言曰。傳其常情。無傳其溢言。則幾乎全。且以巧鬪力者。始乎陽。常卒乎陰。泰至則多奇巧。以禮飲酒者。始乎治。常卒乎亂。泰至則多奇樂。凡事亦然。始乎諒。常卒乎鄙。其作始也簡。其將畢也必巨。言者風波也。行者實喪也。夫風波易以動。實喪易以危。故忿設無由。巧言偏辭。獸死不擇音。氣息弗然。於是並生。心厲。剋核。太至則必有不肖之心。應之。而不知其然也。苟為不知其然也。孰知其所終。故法言曰。無遷令。無勸成。過度益也。遷令勸成。殆事。美成在久。惡成不及。改可不慎。與且夫乘物以遊。心託不得已。以養中至矣。何作為報也。莫若為致命。此其難者。顏闔將傳衛靈公大子。而問於蘧伯玉曰。有人於此。其德天殺。與之為無方。則危吾國。與之為有方。則危吾身。其知適是。以知人之過。而不知其所以過。若然者。吾柰之何。蘧伯玉曰。善哉。問乎。戒之慎之。正女身。或形莫若就。心莫若和。雖然之二者。有患。就不欲入。和就不欲出。形就而入。且為顛。為滅。為崩。為蹶。心和而出。且為聲。為名。為妖。為孽。彼且為嬰兒。亦與之為嬰兒。彼且為無町畦。亦與之為無町畦。彼且為無崖。亦與之為無崖。達之入於無死。汝不知夫螳螂乎。

就其明也

天殺也

終。故法言曰。無遷令。無勸成。過度益也。遷令勸成。殆事。美成在久。惡成不及。改可不慎。與且夫乘物以遊。心託不得已。以養中至矣。何作為報也。莫若為致命。此其難者。顏闔將傳衛靈公大子。而問於蘧伯玉曰。有人於此。其德天殺。與之為無方。則危吾國。與之為有方。則危吾身。其知適是。以知人之過。而不知其所以過。若然者。吾柰之何。蘧伯玉曰。善哉。問乎。戒之慎之。正女身。或形莫若就。心莫若和。雖然之二者。有患。就不欲入。和就不欲出。形就而入。且為顛。為滅。為崩。為蹶。心和而出。且為聲。為名。為妖。為孽。彼且為嬰兒。亦與之為嬰兒。彼且為無町畦。亦與之為無町畦。彼且為無崖。亦與之為無崖。達之入於無死。汝不知夫螳螂乎。

僂僂 僂僂 僂僂 僂僂 僂僂 僂僂 僂僂 僂僂 僂僂 僂僂

怒其臂以當車轍不知其不勝任也是其才之羨者也戒
之慎之積伐而羨者以犯之幾矣汝不知夫養虎者乎下
敢以生物與之為其殺之之怒也不敢以全物與之為其
決之之怒也時其饑飽達其怒心虎之與人異類而媚養
已者順也故其殺者逆也夫愛馬者以筐盛矢屎以娠盛
溺適有畜畜僕隸而拊之不時則缺銜毀首碎胷意有所
至而愛有所亡可不慎邪匠石之齊至乎曲轅見櫟社樹
其大蔽牛絜之百圍其高臨山十仞而後有枝其可以為
舟者旁十數觀者如市匠伯不顧遂行不輟弟子厭觀之
走及匠石曰自吾執斧斤以隨夫子未嘗見材如此其美
也先生不肯視行不輟何邪曰已矣勿言之矣散木也以

櫟

櫟

櫟

為舟則沈以為棺槨則速腐以為器則速毀以為門戶則洩
構以為柱則蠹是不材之木也無所可用故能若是之壽匠
石歸櫟社見夢曰女將惡乎比予哉若將比予於文木邪夫
相梨橘柚果蓏之屬實熟則剝則辱大枝折小枝泄此以其
能苦其生者也故不終其天年而中道夭自培擊於世俗者
也物莫不若是且予求無所可用久矣幾死乃今得之為予
大用使予也而有有用且得有此大也邪且也若與予也皆
物也柰何哉其相物也而幾死之散人又惡知散木匠石
見而診其夢弟子曰趣取無用則為社何邪曰密若無言
彼亦直寄焉以為不知已者詬厲也不為社者且幾有斲
乎且也彼其所保與衆異而以義喻之不亦遠乎南伯子

也

也

地名

也

綦遊乎商之丘見大木焉有異結駟千乘隱將庇其所賴

子綦曰此何木也哉此必有異材夫仰而視其細枝則拳

曲而不可以為棟梁俯而視其大根則軸解而不可以為

榱檟啗其葉則口爛而為傷嗅之則使人狂醒三日而不

已子綦曰此果不材之木也以此至於此其大也嗟乎神人

以此不材宋有荆氏者宜楸柏桑其拱把而上者求狙猴

之於者斬之三圍四圍求高名之麗者斬之七圍八圍貴

人富商之家求禱傍者斬之故未終其天年而中道之夭

於斧斤此材之患也故解之以牛之白額者與豚之亢鼻

者與人有痔病者不可以適河此皆巫祝以知之矣所以

為不祥也此乃神人之所以為大祥也支離疏者願隱於

也

也

也

齊肩高於頂會撮指天五管在上兩髀為脅埤鉞治解足

以餬口鼓筴播精是以食十人上徵武士則支離攘臂於

其間上有大役則支離以有常疾不受功上與病者粟則

受三鍾與十束薪夫支離其形者猶足以養其身終其天

年又况支離其德者乎孔子適楚楚狂接輿遊其門曰鳳

兮鳳兮何如德之衰也來世不可待往世不可追也天下

有道聖人成焉天下無道聖人生焉方今之時僅免刑焉

福輕乎羽莫之知載禍重乎地莫之知避已乎已乎臨人

以德殆乎殆乎畫地而趨迷陽迷陽無傷吾行吾行卻曲

無傷吾足山木自寇也膏火自煎也桂可食故伐之漆可

用故割之八皆知有用之用而莫知無用之用也

自孫杜起

至末皆言人處世當如何
欲耀不可任真以取禍也

德充符第五

是也符應也言德
足於已而物自應之

常季
孔子
弟子
中分
魯
一
從
遊

王
音
也
先
也
生
謂
也
廣
衆
人
也

魯有兀者王貽從之遊者與仲尼相若常季問於仲尼曰
王貽兀者也從之遊者與夫子中分魯立不教坐不議虛
而往實而歸固有不言之教無形而心成者邪是何人也
仲尼曰夫子聖人也丘也直後而未往耳丘將以為師而
況不若丘者乎奚假魯國立將引天下而與從之常季曰
彼兀者也而王先生其與庸亦遠矣若然者其用心也獨
若之何仲尼曰死生亦大矣而不得與之變雖天地覆墜
亦將不與之遺審乎無假而不與物遷命物之化而守其
宗也常季曰何謂也仲尼曰自其異者視之肝膽楚越也

最
壽
也

自其同者視之萬物皆一也夫若然者且不知耳目之所
宜而遊心乎德之和物視其所一而不見其所喪視喪其
足猶遺土也常季曰彼為已以其知得其心以其心得其
常心物何為最之哉仲尼曰人莫鑑於流水而鑑於止水
唯止能止衆止受命於地唯松柏獨也在冬夏青青受命
於天唯舜獨也正幸能正生以正衆生夫保始之徵不懼
之實勇士一人雄入於九軍將求名而能自要者而猶若
是而况官天地府萬物直寓六骸象耳目一知之所知而
心未嘗死者乎彼且擇日而登假入則從是也彼且何肯
以物為事乎申徒嘉曰我先出則子止子先出則我止其明
人子產謂申徒嘉曰我先出則子止子先出則我止其明

執政
子產
不違
也
取大
其大
取大
其大

日又與合堂同席而坐子產謂申徒嘉曰我先出則子止
子先出則我止今我將出子可以止乎其未邪且子見執
政而不違子齊執政乎申徒嘉曰先生之門固有執政焉
如此哉子而說子之執政而後人者也聞之曰盍明則塵
垢不止止則不明也父與賢人處則無過今子之所取大
者先生也而猶出言若是不亦過乎子產曰子既若是矣
猶與堯爭善計子之德不足以自反邪申徒嘉曰自狀其
過以不當亡者衆不狀其過以不當存者寡知不可奈何
而安之若命唯有德者能之遊於羿之彀中中央者中地
也然而不中者命也人以其全足笑吾不全足者衆矣我
怫然而怒而適先生之所則廢然而反不知先生之洗我

稱多
言

尊足
性也

賓賓
恭貌
怪結
言名
為身

以善邪吾與夫子遊十九年而未嘗知吾兀者也今子與
我遊於形骸之內而子索我於形骸之外不亦過乎子產
蹙然改容更貌曰子無乃稱魯有兀者叔山無趾踵見仲
尼仲尼曰子不謹前既犯患若是矣雖今來何及矣無趾
曰吾唯不知務而輕用吾身吾是以亡足今吾來也猶有
尊足者存吾是以務全之也夫天無不覆地無不載吾以
夫子為天地交知夫子之猶若是也孔子曰丘則陋矣夫
子胡不入乎請講以所聞無趾出孔子曰弟子勉之夫無
趾兀者也猶務學以復補前行之惡而況全德之人乎無
趾語老聃曰孔丘之於至人其未邪彼何賓賓以學子為
彼且斲以詭詭幻怪之名聞不知至人之以是為已桎梏

哀駭

雌雄合乎前

愧也

邪老聃曰胡不直使彼以死生為一條以不可為一貫

者解其桎梏其可乎無趾曰天刑之安可解魯哀公問於

仲尼曰衛有惡人焉曰哀駭它丈夫與之處者思而不能

去也婦人見之請於父母曰與人為妻寧為夫子妾者數

十而未止也未嘗有聞其唱者也常和人而已矣無君人

之位以濟乎人之死無聚祿以望人之腹又以惡駭天下

和而不唱知不出乎四域且而雌雄合乎前是必有異乎

人者也寡人召而觀之果以惡駭天下與寡人處不至以

月數而寡人有意乎其為人也不至乎期年而寡人信之

國無宰而寡人傳國焉悶然而後應死而若辭寡人醜乎

卒授之國無幾河也去寡人而行寡人郵焉若有亡也若

無與樂是國也是何人者也仲尼曰丘也嘗使於楚矣適

見拖子食於其死毋者少焉聊若皆棄之而走不見已焉

爾不得類焉爾所愛其母者非愛其形也愛使其形者也

戰而死者其人之葬也不以翼資則者之履無為愛之皆

無其志矣為天子之諸御不瓜翦不穿耳取妻者止於外

不得復使形全猶足以為爾而况全德之人乎今哀駭它

未言而信無功而親使人授已國唯恐其不受也是必才

全而德不形者也哀公曰何謂才全仲尼曰死生存亡窮

達貧富賢與不肖毀譽饑渴寒暑是事之變命之行也日

夜相代乎前而知不能規乎其始者也故不足滑和不可

入於靈府使之和豫通而不失於兌使日夜無卻而與物

也兌悅

也兌悅

也兌悅

也兌悅

也兌悅

也兌悅

也兌悅

闈蹠
支離
無腹也
缺卷
也肩長
也瘦也
如瘰之
大也
管窺
之謂

為春是接而生時於心者也是之謂才全何謂德不形曰
平者水停之盛也其可以為法也內保之而外不蕩也德
者成和之脩也德不形者物不能離也哀公異日以告閔
子曰始也吾以南面而君天下執民之紀而憂其死吾自
以為至通矣今吾聞至人之言恐吾無其實輕用吾身而
亡吾國吾與孔丘非君臣也德交而已矣闈蹠支離無腹
說衛靈公靈公說之而視全人其脰有肩甕菴大癭說齊
桓公桓公說之而視全人其脰有肩故德有所長而形有
所忘人不忘其所忘而忘其所不忘此謂誠忘故聖人有
所遊而知為尊約為膠德為接工為商聖人不謀惡用知
不斷惡用膠無喪惡用德不貨惡用商曰者天鬻也天鬻

之天
日大
食

也者天食也既受良於天又惡用人有人之形無人之情
有人之形故羣於人無人之情故是非不得於身眇乎小
哉所以屬於人也整乎大哉獨成其天惠子謂莊子曰人
故無情乎莊子曰然惠子曰人而無情何以謂之人莊子
曰道與之貌天與之形惡得不謂之人惠子曰既謂之人
惡得無情莊子曰是非吾所謂情也吾所謂無情者言人
之不以好惡內傷其身常因自然而不益生也惠子曰不
益生何以有其身莊子曰道與之貌天與之形無以好惡
內傷其身今子外乎子之神勞乎子之精倚樹而吟據槁
梧而瞑天選子之形子以堅白鳴

也
授子
之形
好而
如

大宗師第六

大宗師者道也道為
天地之主宰故曰大

此一篇多引形貌醜惡者
人之德盛物應不在形貌也

連
也

山
小

古
印
然
道
謂
宗
師

乎其似好聞也。恍乎忘其言也。以刑為體，以禮為翼，以知為時，以德為循，以刑為體者，綽乎其殺也。以禮為翼者，所以行於世也。以知為時者，不得已於事也。以德為循者，言其與有足者至於丘也。而人真以為勤行者也。故其好之也，一其弗好之也，一其不一也，一其不一也，一其與天為徒，其不一與人為徒，天與人不相勝也。是之謂真人。死生命也，其有夜旦之常，天也。人之有所不得與，皆物之情也。彼特以天為父而身猶愛之，而況其卓乎人，特以有君為愈乎已，而身猶死之，而況其真乎。泉涸魚相與處於陸，相吻以濕，相鴻濡以沫，不如相忘於江湖。而其譽竟而非桀，也不如兩忘而化其道。夫大塊載我以形，勞我以生，佚我以老，息我以死。故善吾生者，乃所以善吾死也。夫藏舟於壑，藏山於澤，謂之固矣。然而夜半有力者負之，而走昧者不知也。藏小大有宜，猶有所遜。若夫藏天下於天下而不

得所遜，是恒物之大情也。特犯人之形，而猶喜之。若人之形者，萬化而未始有極也。其為樂可勝計邪。故聖人將遊於物之所不得遜，而皆存。善天善老善始善終，人猶效之。又况萬物之所係而一化之所待乎。夫道有情有信，無為無形，可傳而不可受，可得而不可見。自本自根，未有天地，自古以固存。神鬼神帝，生天生地。在太極之先，而不為高。在六極之下，而不為深。先天地生，而不為父。長於上古，而不老。狶常氏得之以挈天地，伏羲得之以襲氣母，維斗得

連
也

連
也

堆神
山神
水神
木神
火神
土神
之神

之終古不滅日月得之終古不息堪坏得之以襲崑崙馮夷得之以遊大川肩吾得之以處太山黃帝得之以登雲天顓頊得之以處玄宮禹強得之立乎北極西王母得之坐乎少廣莫知其始莫知其終彭祖得之上及有虞下及王霸傳說得之武丁奄有天下乘東維騎箕尾而比於列星南伯子葵問乎女偶曰子之年長矣而色若孺子何也曰吾聞道矣南伯子葵曰道可得學邪曰惡惡可子非其人也夫卜梁倚有聖人之才而無聖人之道我有聖人之道而無聖人之才吾欲以教之庶幾其果為聖人乎不然以聖人之道告聖人之才亦易矣吾猶守而告之三日而後能外天下已外天下矣吾又守之七日而後外物已外

朝徹
其平
巨清
明

副墨
猶言
洛誦
皆下
設玄
冥察
冥則
涉虛
無矣

物矣吾又守之九日而後能外生已外生矣而後能朝徹朝徹而後能見獨見獨而後能無古今無古今而後能入於不死不生殺生者不生生者不生其為物無不將也無不迎也無不毀也無不成也其名為櫻寧櫻寧也者櫻而後成者也南伯子葵曰子獨惡乎聞之曰聞諸副墨之子副墨之了聞諸洛誦之孫洛誦之孫聞之瞻明瞻明聞之聶許聶許聞之需役需役聞之於謳於謳聞之玄冥玄冥聞之參寥參寥聞之疑始子祀子輿子犁子來四人相與語曰孰能以無為首以生為脊以死為尻孰知死生存亡之一體者吾與之友矣四人相視而笑莫逆於心遂相與為友俄而子輿有病子祀往問之曰偉哉夫造物者將

莊子內篇齊物論

八在

二四

司贊
音駢
行貌
浸假
漸言
也

此叱
泣者
其避
無也
者也

以予為此拘拘也。曲傳發背，上有五管，頤隱於齊，肩高於頂，句贅指天。陰陽之氣有沴，其心間而無事，跼蹐而鑑于井。曰：嗟乎！夫造物者又將以予為此拘拘也。子祀曰：女惡之乎？曰：亡予，何惡？浸假而化，予之左臂以為雞，予因以求時夜；浸假而化，予之右臂以為彈，予因以求鴟炙；浸假而化，予之尻以為輪，以神為馬，予因而乘之，豈更駕哉？且夫得者時也，失者順也，安時而處順，哀樂不能入也。此古之所謂縣解也，而不能自解者，物有結之。且夫物不勝天久矣，吾又何惡焉？俄而子來有病，喘喘然將死，其妻子環而泣之，犁往問之，曰：叱避無怛，化倚其戶，與之語曰：偉哉！造化又將奚以汝為？將奚以汝適？以汝為鼠肝乎？以汝為蟲

臂乎？子來曰：父母於子，東西南北唯命之從，陰陽於人不翅於父母，彼近吾死，而我不聽，我則悍矣，彼何罪焉？夫大塊載我以形，勞我以生，佚我以老，息我以死，故善吾生者，乃所以善吾死也。今大冶鑄金，金踊躍曰：我且必為鑊錒，大冶必以為不祥之金。今一犯人之形，而曰：人耳，人耳，夫造化者必以為不祥之人。今一以天地為大鑪，以造化為大冶，惡乎往而不可哉？成然寐，遽然覺，子桑戶、孟子反、子琴張三人相與友，曰：孰能相與於無相與，相為於無相為，孰能登天遊霧，操此無極，相忘以生，無所終窮？三人相視而笑，莫逆於心，遂相與友。莫然有間，而子桑戶死，未葬，孔子聞之，使子貢往待事焉，或編曲，或鼓琴，相和而歌曰：嗟

世也 即也 方也

與誓

慎情 已也 已也 已也

來桑戶乎、嗟來桑戶乎、而已反其真、而我猶為人、猗、子貢趨而進曰、敢問臨尸而歌、禮乎、二人相視而笑曰、是惡知禮、意子貢反以告孔子曰、彼何人者、邪、脩行無有、而外其形骸、臨尸而歌、顏色不變、無以命之、彼何人者、邪、孔子曰、彼遊方之外者也、而丘遊方之內者也、外內不相及、而丘使女往弔之、丘則陋矣、彼方且與造物者為人、而遊乎天地之一氣、彼以生為附贅、縣疣、以死為決疣、潰癰、夫若然、又惡知死生先後之所在、假於異物、託於同體、忘其肝膽、遺其耳目、反覆終始、不知端倪、茫然彷徨乎塵垢之外、逍遙乎無為之業、彼又惡能憤憤然為世俗之禮、以觀衆人之耳目哉、子貢曰、然則夫子何方之依、曰、丘天之戮民也、

已也 已也 已也

雖然、吾與汝共之、子貢曰、敢問其方、孔子曰、魚相造乎水、人相造乎道、相造乎水者、穿池而養給、相造乎道者、無事而生、定故曰、魚相忘乎江湖、人相忘乎道術、子貢曰、敢問畸人曰、畸人者、畸於人、而侔於天、故曰、天之小人、人之君子、人之君子、天之小人也、顏回問仲尼曰、孟孫才其母死、哭泣無涕、中心不感、居喪不哀、無是三者、以善喪、蓋魯國固有無其實、而得其名者乎、回一怪之、仲尼曰、夫孟孫氏盡之矣、進於知矣、唯簡之而不得、夫已有所簡矣、孟孫氏不知所以生、不知所以死、不知就先、不知就後、若化為物、以待其所不知之化、已乎、且方將化、惡知不化哉、方將不化、惡知已化哉、吾特與汝其夢、未始覺者邪、且彼有駭形

一化也

六字

者有

而無損心有旦宅而無情死孟孫氏特覺人哭亦哭是自

其所以乃且也相與吾之耳矣庸詎知吾所謂吾之乎且

汝夢為鳥而厲乎天夢為魚而沒於淵不識今之言者其

覺者乎其夢者乎造適不及笑獻笑不及排安排而去化

乃入於寥天一意而子見許由許由曰堯何以資汝意而

子曰堯謂我汝必躬服仁義而明言是非許由曰而奚來

為軹夫堯既已黥汝以仁義而劓汝以是非矣汝將何以

遊夫遙蕩恣睢轉徙之塗乎意而子曰雖然吾願遊於其

藩許由曰不然夫盲者無以與乎眉目顏色之好瞽者無

以與乎青黃黼黻之觀意而子曰夫无莊之失其美據梁

之失其力黃帝之亡其知皆在鑪甄之間耳庸詎知夫造

師太師

物者之不息我黥而補我劓使我乘成以隨先生邪許由

曰噫未可知也我為汝言其大畧吾師乎吾師乎整萬物

而不為義澤及萬世而不為仁長於上古而不為老覆載

天地刻彫衆形而不悉巧此所遊已顏回曰回益矣仲尼

曰何謂也曰回忘仁義矣曰可矣猶未也它日復見曰回

益矣曰何謂也曰回忘禮樂矣曰可矣猶未也它日復見

曰回益矣曰何謂也曰回坐忘矣仲尼贊然曰何謂坐忘

顏回曰墮肢體黜聰明離形去知同於大通此謂坐忘仲

尼曰同則無好也化則無常也而果其賢乎丘也請從而

後也子與與子桑友而霖雨十日子與曰子桑殆病矣裹

飯而往食之至子桑之門則若歌若哭鼓琴曰父邪母邪

天乎人乎、有不任其聲、而趨舉其詩焉。子輿入曰：子之歌詩何故？若是曰：吾思夫使我至此極者、而弗得也。父母豈欲吾貧哉？天無私覆、地無私載、天地豈私貧我哉？求其為之者、而不得也。然而至此極者、命也夫。

應帝王第七

言帝王之道、應合如此也。

齧缺問於王倪，四問而四不知。齧缺因躍而大喜，行以告蒲衣子。蒲衣子曰：而乃今知之乎？有虞氏不及泰氏，有虞氏其德藏仁以要人，亦得人矣，而未始出於非人。泰氏其臥徐徐，其覺于于，一以已為馬，一以已為牛，其知情信，其德甚真，而未始入於非人。肩吾見在接輿，在接輿曰：日也，始何以語？友肩吾曰：告我君人者，以己出經，式義度人，孰

命字一、正言、自天、之、地、上、以、定、師、意、非人、天也、徐、安、于、自、之、名、

也、

也、

敢不聽而化。諸接輿曰：是歎德也。其於治天下也，猶涉海鑿河而使蚩負山也。夫聖人之治也，治外乎。正而後行，確乎能其事者而已矣。且鳥高飛以避矰弋之害，鼯鼠深穴乎神立之下，以避重鑿之患，而魯二蟲之無知，天根遊於殷陽，至蓼水之上，適遭無名人而問焉。曰：請問為天下無名人曰：去，女鄙人也。何問之不預也？予方將與造物者為人，厭則又乘夫莽眇之鳥，以出六極之外，而遊無何有之鄉，以處壖埌之野。汝已何留？藝以治天下，咸予之心為。又復問：無名人曰：汝遊心於淡，合氣於漠，順物自然，而無容私焉。而天下治矣。陽子居見老聃曰：有人於此，嚮疾彊梁，物徹疏明，學道不勸，如是者，可比明王乎？老聃曰：是於聖

易也

也

也

也

晉徒
更保
技以
乃巧
係工
也若
田獵
也藉
也
東海
也

人也、晉易技係勞形、怵心者也、且也、虎豹之文來田、獲狙
之便、執爨之狗來藉、如是者可比明王乎、陽子居楚、然曰
敢問明王之治、老聃曰、明王之治、功蓋天下、而似不自已、
化貸萬物、而民弗恃、有莫舉名、使物自喜、立乎不測、而遊
於無有者也、鄭有神巫曰季咸、知人之死生存亡、禍福壽
夭、期以歲月旬日、若神、鄭人見之、皆奔而走、列子見之、而
心醉、歸以告壺子曰、始吾以夫子之道為至矣、則又有至
焉者矣、壺子曰、吾與汝既其文、未既其實、而固得道與、衆
雌而無雄、而又奚卵焉、而以道與世亢、必信夫、故使人得
而相汝、嘗試與來、以予示之、明日、列子與之見、壺子出而
謂列子曰、嘻、子之先生死矣、弗活矣、不以旬數矣、吾見怪

審
謂
曰
所
處

焉、見濕灰焉、列子入泣涕沾襟、以告壺子、壺子曰、鄉吾示
之以地文、萌乎不震、不正是殆、見吾杜德機也、嘗又與來
明日、又與之見、壺子出而謂列子曰、幸矣、子之先生遇我
也、有瘳矣、全然有生矣、吾見其杜權矣、列子入以告壺子、
壺子曰、鄉吾示之以天壤、名實不入、而機發於踵、是殆見
吾善者機也、嘗又與來、明日、又與之見、壺子出而謂列子
曰、子之先生不齊、吾無得而相焉、試齊且復相之、列子入
以告壺子、壺子曰、吾鄉示之以太冲、莫勝、是殆見吾衡氣
機也、鯢桓之審為淵、止水之審為淵、流水之審為淵、淵有
九名、此處三焉、嘗又與來、明日、又與之見、壺子立未定、自
失而走、壺子曰、追之、列子追之不及、反以報壺子曰、已滅

也 駢並 音母 足大 駢足 指相 連也 枝指 手有 旁指 此皆 生成 故曰 性實 流即 生指 者生 於有 形之 後設 日形 色史 史行 散笑

矣已失矣吾弗及已壺子曰鄉吾示之以未始出吾宗吾與之虛而委蛇不知其誰何因以為弟類靡因以為波流故逃也然後列子自以為未始學而歸三年不出為其妻爨食豕如食人於事無與親雕琢復朴塊然獨以其形立紛而封哉一以是終無為名尸無為謀府無為事任無為知主體盡無窮而遊無朕盡其所受乎天而無見得亦虛而已至人之用心若鏡不將不逆應而不藏故能勝物而不傷南海之帝為儵北海之帝為忽中央之帝為渾沌儵與忽時相與遇於渾沌之地渾沌待之甚善儵與忽謀報渾沌之德曰人皆有七竅以視聽食息此獨無有嘗試鑿之一竅七日而渾沌死

此一篇亦多言無為之事而有一篇失之故未為渾沌死

莊子南華真經外篇上

駢拇第八

此篇因首句以名通篇主意言人性不可有加

駢拇枝指出乎性哉而侈於德附贅縣疣出乎形哉而侈於性多方乎仁義而用之者列於五藏哉而非道德之正也是故駢於足者連無用之肉也枝於手者樹無用之指也多方駢枝於五藏之情者淫僻於仁義之行而多方於聰明之用也是故駢於明者亂五色淫文章青黃黼黻之煌煌非乎而離朱是已多於聰者亂五聲淫六律金石絲竹黃鐘大呂之聲非乎而師曠是已枝於仁者擢德塞性以改名聲使天下簧鼓以奉不及之法非乎而魯史是已駢於辯者累瓦結繩竄句遊心於堅白同異之間而敝跬

駢並 音母 足大 駢足 指相 連也 枝指 手有 旁指 此皆 生成 故曰 性實 流即 生指 者生 於有 形之 後設 日形 色史 史行 散笑

敬音 整音 音有 貌正 正正 自然 而然 也

音前 音前 音前

譽無用之言非乎而楊墨是已故此皆多駢旁枝之道非
天下之至正也彼正正者不失其性命之情故合者不為
駢而枝者不為歧長者不為有餘短者不為不足是故鳧
脛雖短續之則憂鶴脛雖長斷之則悲故性長非所斷性
短非所續無所去憂也意仁義其非人情乎彼仁義何其
多憂也且夫駢於拇者決之則泣枝於手者斲之則啼二
者或有餘於數或不足於數其於憂一也今世之仁人高
目而憂世之患不仁之人決性命之情而饗貴富故意仁
義其非人情乎自三代以下者天下何其囂囂也且夫待
鈎繩規矩而正者是削其性也待繩約膠漆而固者是侵
其德也屈折禮樂响俞仁義以慰天下之心者此失其常

與上 至正 向

方四 方也 性也 性也

聖子 聖子 聖子 聖子 聖子 聖子 聖子 聖子 聖子 聖子

然也天下有常然常然者曲者不以鈎直者不以繩圓者
不以規方者不以矩附離不以膠漆約束不以縷墨索故
天下誘然皆生而不知其所以生同焉皆得而不知其所
以得故古今不二不可虧也則仁義又奚連連如膠漆縷
索而遊乎道德之間為哉使天下惑矣夫小惑易方大惑
易性何以知其然邪自虞氏招仁義以撓天下也天下莫
不奔命於仁義是非以仁義易其性與故嘗試論之自三
代以下者天下莫不以物易其性矣小人則以身殉利士
則以身殉名大夫則以身殉家聖人則以身殉天下故此
數子者事業不同名聲異號其於傷性以身為一也臧與
穀二人相與牧羊而俱亡其羊問臧奚事則挾筴讀書問

德書院 莊子外篇

索

殺奚事則博塞以遊二人者事業不同其於亡羊均也伯夷死名於首陽之下盜跖死利於東陵之上二人者所死不同其於殘生傷性均也奚必伯夷之是而盜跖之非乎天下盡殉也彼其所殉仁義也則俗謂之君子其所殉貨財也則俗謂之小人其殉一也則有君子焉有小人焉若其殘生損性則盜跖亦伯夷已又惡取君子小人於其間哉且夫屬其性乎仁義者雖通如魯史非吾所謂臧也屬其性於五味雖通如俞兒非吾所謂臧也屬其性乎五色雖通如離朱雖通如師曠非吾所謂聰也屬其性乎五聲雖通如離朱非吾所謂明也吾所謂臧非仁義之謂也臧於其德而已矣吾所謂臧者非所謂仁義之謂也任其性命之情而已矣

矣吾所謂聰者非謂其聞彼也自聞而已矣吾所謂明者非謂其見彼也自見而已矣夫不自見而見彼不自得而得彼者是得人之得而不自得其得者也適人之適而不自適其適者也夫適人之適而不自適其適雖盜跖與伯夷是同為淫僻也余愧乎道德是以上不敢為仁義之操而下不敢為淫僻之行也

馬蹄第九

此篇首末以馬為譬言人所以失其本性之故與老子大德廣篇同意

馬蹄可以踐霜雪毛可以禦風寒齧草飲水翹足而陸此馬之真性也雖有義臺路寢無所用之及至伯樂曰我善治馬燒之剔之刻之雜之連之以羈馬編之以阜棧馬之死者十二三矣饑之渴之馳之驟之整之齊之前有楛節

一而不
不黨命
謂同德

皆曰
天皆曰
狀之

之患而後有鞭笞之威而馬之死者已過半矣陶者曰我
善治埴圓者中規方者中矩匠人曰我善治木曲者中鉤
直者應繩夫埴木之性豈欲中規矩鉤繩哉然且世世稱
之曰伯樂善治馬而陶匠善治埴木此亦治天下者之過
也吾意善治天下者不然彼民有常性織而衣耕而食是
謂同德一而不黨命曰天放故至德之世其行填填其視
顛顛當是時也山無蹊隧澤無舟梁萬物羣生連屬其鄉
禽獸成羣草木遂長是故禽獸可係羈而遊鳥鵲之巢可
攀援而闕大至德之世同與禽獸居族與萬物並惡乎知
君子小人哉同乎無知其德不離同乎無欲是謂素樸素
樸而民性得矣及至聖人變變為仁跣跂為義而天下始

月題
馬如
上如
解倪
信解

疑矣澶漫為樂摘僻為禮而天下始分矣故純樸不殘孰
為犧樽白玉不毀孰為珪璋道德不廢安取仁義性情不
離安用禮樂五色不亂孰為文采五聲不亂孰應六律夫
殘樸以為器工匠之罪也毀道德以為仁義聖人之過也
夫馬陸居則食草飲水喜則交頸相靡怒則分背相踶馬
知已此矣夫加之以衡扼齊之以月題而馬知介倪闔扼
鷲曼詭銜竊轡故馬之知而能至盜者伯樂之罪也夫赫
胥氏之時民居不知所為行不知所之含哺而熙鼓腹而
遊民能以此矣及至聖人屈折禮樂以匡天下之形縣跂
仁義以慰天下之心而民乃始跣跂好知爭歸於利不可
止也此亦聖人之過也

未復以馬提此
乃首尾相應文法

法篋第十

此篇立意亦與老子
絕聖棄智章相似

將為法篋探囊發匱之盜、而為守備、則必攝緘滕、固為鏑、此世俗之所謂知也、然而巨盜至、則負匱、揭篋、擔囊、而趨、唯恐緘滕為鏑之不固也、然則鄉之所謂知者、不乃為大盜積者也、故嘗試論之、世俗所謂知者、有不為大盜積者乎、所謂聖者、有不為大盜守者乎、何以知其然邪、昔者齊國鄰邑相望、鷄犬之音相聞、罔罟之所布、耒耨之所剝、方二千餘里、闔四境之內、所以立宗廟、社稷、治邑屋、州閭、鄉曲者、曷嘗不法聖人哉、然而田成子一旦殺齊君而盜其國、所盜者豈獨其國邪、并與其聖知之法、而盜之、故田成子有乎盜賊之名、而身處堯舜之安、小國不敢非、大國不

法篋

敢誅、十二世有齊國、則是不乃竊齊國、并與其聖知之法、以守其盜賊之身乎、嘗試論之、世俗之所謂至知者、有不為大盜積者乎、所謂至聖者、有不為大盜守者乎、何以知其然邪、昔者龍逢斬比干、剖萇弘、脍子胥、靡故四子之賢、而身不免乎戮、故跖之徒問於跖曰、盜亦有道乎、跖曰、何適而無有、道邪、夫妄意室中之藏、聖也、入先、勇也、出後、義也、知可否、知也、分均、仁也、五者不備、而能成大盜者、天下未之有也、由是觀之、善人不得聖人之道、不立、跖不得聖人之道、不行、天下之善人少、而不善人多、則聖人之利天下也少、而害天下也多、故曰、脣竭則齒寒、魯酒薄而邯鄲圍、聖人生而大盜起、掎擊聖人、縱舍盜賊、而天下始治矣。

夫川竭而谷虛、丘夷而淵實、聖人已死則大盜不起、天下
平而無故矣。聖人不死、大盜不止。雖重聖人而治天下、則
是重利盜跖也。爲之斗斛以量之、則弁與斗斛而竊之、爲
之權衡以稱之、則弁與權衡而竊之、爲之符璽以信之、則
弁與符璽而竊之、爲之仁義以矯之、則弁與仁義而竊之。
何以知其然邪？彼竊鉤者誅、竊國者爲諸侯、諸侯之門而
仁義存焉、則是非竊仁義、聖知邪？故逐於大盜、揭諸侯竊
仁義、弁斗斛、權衡、符璽之利者、雖有軒冕之賞、弗能勸、斧
鉞之威、弗能禁。此重利盜跖而使不可禁者、是乃聖人之
過也。故曰：魚不可脫於淵、國之利器不可以示人。彼聖人
者、天下之利器也、非所以明天下也。故絕聖棄知、大盜乃

止。擿玉毀珠、小盜不起。焚符破璽而民朴鄙、培斗折衡而
民不爭、殫殘天下之聖法而民始可與論議、擢亂六律、鑠
絕竽瑟、塞瞽曠之耳、而天下始人含其聰矣。滅文章、散五
采、膠離朱之目、而天下始人含其明矣。毀絕鈎繩而棄規
矩、灑工倕之指、而天下始人含其巧矣。故曰：大巧若拙、削
曾史之行、鉗楊墨之口、攘棄仁義、而天下之德始玄同矣。
彼人含其明、則天下不鑠矣。人含其聰、則天下不累矣。人
含其知、則天下不惑矣。人含其德、則天下不僻矣。彼曾史
楊墨、師曠、工倕、離朱者、皆外立其德、而以燭亂天下者也。
法之所無用也。子獨不知至德之世乎？昔者容成氏、大庭
氏、伯皇氏、中央氏、栗陸氏、驪畜氏、軒轅氏、赫胥氏、尊盧氏

論說
若言
屬說

也
擿

祝融氏伏戲氏神農氏當是時也民結繩而用之其其食
 美其服樂其俗安其居鄰國相望雞狗之音相聞民至老
 死而不相往來若此之時則至治已今遂至使民延頸舉
 踵曰某所有賢者羸糧而趣之則內奔其親而外去其主
 之事足跡接諸侯之境車軌結乎千里之外則是上好知
 之過也上誠好知而無道則天下大亂矣何以知其然邪
 夫弓弩畢弋機變之知多則鳥亂於上矣鈞餌網罟習筍
 之知多則魚亂於水矣削格羅落置罟之知多則獸亂於
 澤矣知詐漸毒頡滑堅白解垢同異之變多則俗惑於辯
 矣故天下每每大亂罪在於好知故天下皆知求其所不
 知而莫知求其所已知者皆知非其所不善而莫知非其

種也後也亦其之意

所已善者是以大亂故上恃日月之明下爍山川之精中
 墮四時之施喘輿之蟲肖翹之物莫不失其性甚矣夫好
 知之亂天下也自三代以下者是已舍夫種種之民而悅
 夫役役之伎釋夫恬淡無為而悅夫噶噶之意噶噶已亂
 天下矣

在宥第十一

在者優游自在之謂
宥者寬容自得之謂

聞在宥天下不聞治天下也在之也者恐天下之淫其性
 也宥之也者恐天下之遷其德也天下不淫其性不遷其
 德有治天下者哉昔堯之治天下也使天下欣欣焉人樂
 其性是不恬也桀之治天下也使天下瘁瘁焉人苦其性
 是不愉也夫不恬不愉非德也非德也而可以長久者天

屬陽

下無之、人大喜邪、毗於陽、大怒邪、毗於陰、陰陽并毗、四時

不至寒、暑之和、不成其及、傷人之形乎、使人喜怒失位、居

處無常、思慮不自得、中道不成章、於是乎天下始喬詰卓

驚而後有盜跖、曾史之行、故舉天下以賞善者不足、舉天

下以罰其惡者不給、故天下之大、不足以賞罰、自三代以

下者、匈匈焉、終以賞罰為事、彼何暇安其性命之情哉、而

且說明邪、是淫於色也、說聰邪、是淫於聲也、說仁邪、是亂

於德也、說義邪、是悖於理也、說禮邪、是相於技也、說樂邪、

是相於淫也、說聖邪、是相於藝也、說知邪、是相於疵也、天

下將安其性命之情之八者、存可也、亡可也、天下將不安

其性命之情之八者、乃始鬱卷愴囊而亂天下也、而天下

乃始尊之、惜之甚矣、天下之惑也、豈直過也而去之邪、乃

齊戒以言之、跪坐以進之、鼓歌以饗之、吾若是何哉、故君

子不得已而臨蒞天下、莫若無為、無為也、而後安其性命

之情、故貴以身於為天下、則可以託天下、愛以身於為天

下、則可以寄天下、故君子苟能無解其五藏、無擢其聰明、

尸居而龍見、淵默而雷聲、神動而天隨、從容無為、而萬物

炊累焉、吾又何暇治天下哉、崔瞿問於老聃曰、不治天下、

安臧人心、老聃曰、汝慎無撓人心、人心排下而進上、上下

囚殺、淳約、柔乎、剛強、廉、劇、彫、琢、其熱、焦火、其寒、凝冰、其疾

俛仰之間、而再撫四海之外、其居也淵而靜、其動也懸而

天、債、驕、而不可係者、其唯人心乎、昔者黃帝始以仁義撓

也

也

也

也

道德書院

卷之七

七

二

七

通說也相助

也

也

也

脊脊
猶也
橫也
橫也
橫也

人之心、堯舜於是乎股無胈、脛無毛、以養天下之形、愁其五藏、以為仁義、矜其血氣、以規法度、然猶有不勝也、堯於是放讎、堯於崇山、投三苗於三峽、流共工於幽都、此不勝天下也、夫施及三王、而天下大駭矣、下有桀、跖、上有曾、史、而儒墨畢起、於是乎喜怒相疑、愚知相欺、善否相非、誕信相譏、而天下衰矣、大德不同、而性命爛漫矣、天下好知、而百姓求竭矣、於是乎斲斤鋸制焉、繩墨殺焉、椎鑿決焉、天下脊脊大亂、罪在櫻人心、故賢者伏處太山、嵒岩之下、而萬乘之君、憂慄乎廟堂之上、今世殊死者相枕也、析楊者相推也、刑戮者相望也、而儒墨乃始離跂攘臂乎桎梏之間、意甚矣哉、其無愧而不知恥也、甚矣、吾未知聖知之不

橫也
橫也
橫也
橫也
橫也

橫也
橫也
橫也
橫也
橫也

為析楊、接楛也、仁義之不為桎梏、鑿枘也、焉知曾、史之不為桀、跖、嗚矣也、故曰、絕聖棄知、而天下大治、黃帝立為天子、十九令行天下、聞廣成子在於空同之上、故往見之、曰、我聞吾子達於至道、敢問至道之精、吾欲取天地之精、以佐五穀、以養民人、吾又欲官陰陽、以遂羣生、為之柰何、廣成子曰、而所欲問者、物之質也、而所欲官者、物之殘也、自而治天下、雲氣不待族、而雨、草木不待黃、而落、日月之光、益以荒矣、而佞人之心、翦翦者、又奚足以語至道、黃帝退、捐天下、築特室、席白茅、間居三月、復往邀之、廣成子南首而卧、黃帝頓下風、膝行而進、再拜稽首、而問曰、聞吾子達於至道、敢問治身柰何、而可以長久、廣成子履然而起、曰、

至陽曰大明至陰曰夜

善哉問乎、來吾語女至道、至道之精、窈窕冥冥、至道之極、昏昏默默、無視無聽、抱神以靜、形將自正、必靜必清、無勞女形、無搖女精、乃可以長生、目無所見、耳無所聞、心無所知、女神將守形、形乃長生、慎女內、閉女外、多知為敗、我為女、遂於大明之上矣、至彼至陽之原也、為女入於窈冥之門矣、至彼至陰之原也、夫地有官、陰陽有藏、慎守女身、物將自壯、我守其一、以處其和、故我脩身千二百歲矣、吾形未常衰、黃帝再拜稽首曰、廣成子之謂天矣、廣成子曰、來余語女、彼其物無窮、而人皆以為終、彼其物無測、而人皆以為極、得吾道者、上為皇而下為王、失吾道者、上見光而下為土、今夫白昌皆生於土、而反於土、故余將去女、入無窮之門、以遊無極之野、吾與日月參光、吾與天地為常、當我繆乎、遠我昏乎、人其盡死、而我獨存乎、雲將東遊、過扶搖之枝、而適遭鴻蒙、鴻蒙方將拊脾雀躍而遊、雲將見之、倘然止、贊然立、曰、叟何人邪、叟何為此、鴻蒙拊脾雀躍不輟、對雲將曰、遊、雲將曰、朕願有聞也、鴻蒙仰而視雲將曰、吁、雲將曰、天氣不和、地氣鬱結、六氣不調、四時不節、今我願合六氣之精、以育羣生、為之奈何、鴻蒙拊脾雀躍掉頭曰、吾弗知、吾弗知、雲將不得問、又三年、東遊、過有宋之野、而適遭鴻蒙、雲將大喜、行趨而進、曰、天忘朕邪、天忘朕邪、再拜稽首、願聞於鴻蒙、鴻蒙曰、浮遊不知所求、猖狂不知所往、遊者鞅掌、以觀無妄、朕又何知、雲將曰、朕也、自以為

倘然贊然

窮之門、以遊無極之野、吾與日月參光、吾與天地為常、當我繆乎、遠我昏乎、人其盡死、而我獨存乎、雲將東遊、過扶搖之枝、而適遭鴻蒙、鴻蒙方將拊脾雀躍而遊、雲將見之、倘然止、贊然立、曰、叟何人邪、叟何為此、鴻蒙拊脾雀躍不輟、對雲將曰、遊、雲將曰、朕願有聞也、鴻蒙仰而視雲將曰、吁、雲將曰、天氣不和、地氣鬱結、六氣不調、四時不節、今我願合六氣之精、以育羣生、為之奈何、鴻蒙拊脾雀躍掉頭曰、吾弗知、吾弗知、雲將不得問、又三年、東遊、過有宋之野、而適遭鴻蒙、雲將大喜、行趨而進、曰、天忘朕邪、天忘朕邪、再拜稽首、願聞於鴻蒙、鴻蒙曰、浮遊不知所求、猖狂不知所往、遊者鞅掌、以觀無妄、朕又何知、雲將曰、朕也、自以為

也放傲

也喜喜

也捷也

也津音幸

也自然

之氣

獨狂而民隨予所往朕也不得已於民今則民之放也願

聞一言鴻蒙曰亂天下之經逆物之情玄天弗成解獸之

羣而鳥皆夜鳴炎及草木禍及昆蟲意治人之過也雲將

曰然則吾奈何鴻蒙曰意毒哉僊僊乎歸矣雲將曰吾遇

天難願聞一言鴻蒙曰意心養汝徒處無為而物自化墮

爾形體吐爾聰明倫與物忘大同乎滓溟解心釋神莫然

無魂萬物云云各復其根各復其根而不知渾渾沌沌終

身不離若彼知之乃是離之無問其名無闕其情物故自

生雲將曰天降朕以德示朕以默躬身求之乃今也得再

拜稽首起辭而行世俗之人皆喜人之同乎已而惡人之

異於已也同於已而欲之異於已而不欲者以出乎衆為

心也夫以出乎衆為心者曷常出乎衆哉因衆以寧所聞

不如衆技衆矣而欲為人之國者此攬乎三王之利而不

見其愚者也此以人之國僥倖也幾何僥倖而不喪人之

國乎其存人之國也無萬分之一而喪人之國也一不成

而萬有餘喪矣悲夫有土者之不知也夫有上者有大物

也有大物者不可以物物而不物故能物物明乎物物者

之非物也豈獨治天下而已哉出入六合遊乎九州獨往

獨來是謂獨有獨有之人是之謂至貴大人之教若形之

於影聲之於嚮有問而應之盡其所懷為天下配處乎無

嚮行乎無方挈汝適復之撓撓以遊無端出入無旁與日

有土有土

也自謂動也

宗德書

卷之七

卷之七

卷之七

觀有者昔之君子觀無者天地之友賤而不可不任者物也卑而不可不因者民也匿而不可不為者事也麤而不可不陳者法也遠而不可不居者義也親而不可不廣者仁也節而不可不積者禮也中而不可不高者德也一而不可不勞者道也神而不可不為者天也故聖人觀於天而不助成於德而不累出於道而不謀會於仁而不恃薄於義而不積應於禮而不諱接於事而不辭齊於法而不亂特於民而不輕因於物而不去物者莫足為也而不可不為不明於天者不純於德不通於道者無自而可不明於道者悲夫何謂道有天道有人道無為而尊者天道也有為而累者人道也主者天道也臣者人道也天道之與

人道也相去遠矣不可不察也

三

三

